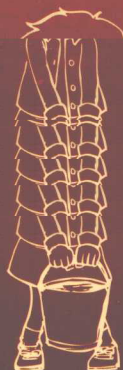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Pickwick Papers II 孤星血泪

—— [英] 查尔斯·狄更斯 / 著 杨继增 / 译 ——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Pickwick Papers II 孤星血泪

—— [英] 查尔斯·狄更斯 / 著 杨继增 / 译 ——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星血泪.下/(英)狄更斯(Dickens,C.)著;杨继增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英国卷.第7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09989-4

I.孤… II.①狄…②杨…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12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孤星血泪(下)

作 者 (英)狄更斯

译 者 杨继增

责任编辑 道仁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989-4/I·2173

定 价 57.60元(上下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二十九章	347
第三十章	355
第三十一章	365
第三十二章	379
第三十三章	391
第三十四章	405
第三十五章	426
第三十六章	439
第三十七章	448
第三十八章	460
第三十九章	471
第四十章	484
第四十一章	494
第四十二章	505
第四十三章	518
第四十四章	529
第四十五章	541
第四十六章	556
第四十七章	565
第四十八章	575

第四十九章	586
第五十章	600
第五十一章	613
第五十二章	627
第五十三章	637
第五十四章	649
第五十五章	664
第五十六章	675
第五十七章	687

第二十九章

“那是许久以前的事情，千真万确，因为连我们的曾祖父也信以为真。听说，在本乡一家古老的修道院中，有一个被称作加布里埃尔·格拉布的杂工和掘墓人。一定不能由于某人是个杂工，总是受到死亡的迷惑，因此就断言他肯定是个奇怪而压抑的人，那些包办丧事的人是天下最快活的人。一次，我还幸运地和一个执缚人有过亲密的交往，他反对任务时，在个人生活上的确是一个幽默的家伙，仿佛没有任何牵挂，总是啾啾唧唧地唱着捞什子歌，喝有劲儿的酒时一口就是一大杯。不过，尽管有这些截然不同的例子，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却是一个性格固执而别扭的家伙——是个古怪而孤寂的人，不管和谁都合不来，除了和他自己以外，还有装在他大而深的背心口袋里的一只旧柳条花瓶子；任何一张快乐的面孔由他身旁经过，他都会用不怀好意的、不快乐的目光斜视着它，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到害怕。

“一次，圣诞节前夜，傍晚时分，加布里埃尔扛着铲子，拎着灯笼，走向那破败的教堂墓地。有一座坟墓必须在明天早上之前挖好，而他那时候的心情非常糟糕，觉得要是立即去干活儿的话，也许能让自己振作精神。他到了那条古老的街上，看到透出窗外的炉火的光，听着围坐在火炉近旁的人们放声大笑，他发现人们都为了过节忙忙碌碌，闻到了通过火房窗子飘出来的各种香味。这些都使加布里埃尔·格拉布感到憎恶。一群群的小孩儿跳出屋，跌跌撞撞地跑到街对面去叩门，在路上遇上五、六个卷发小流氓，把跑到楼上去玩圣诞游戏来打发时间的他们包围了；加布里埃尔看后狰狞地笑了一声，更加用力地握着铲子把，一边想起了麻疹、猩红热、鹅口疮、百日咳，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以来安慰自己。

“加布里埃尔在这愉快的心情下迈步向前走，有时候他的邻居由他身边经过，亲切地向他问好，他便凶恶地报以一声急促的怒吼，于是一直走上那条通

向坟地的黑暗小道。此刻加布里埃尔急切希望走上这条漆黑的小道，因为众所周知，这条漆黑的小道是一个阴郁恐怖的地方，镇里的人们并不愿意进去，除了白天太阳明晃晃的以外；因此，加布里埃尔在这自从古老的修道院建立的时代——自从光头和尚的时代以来就被称为棺材胡同的神圣地方听到一个小孩高声唱着愉快的圣诞节之歌，他极其气愤。他缓慢地往前走，歌声愈来愈近，他看到这出自一个并不大的孩子之口，那个孩子正匆忙走着，希望能赶上已经走上那条老街的伙伴，一是为了不至于非常孤单，二是为了在献唱前练习一下，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声‘吼’唱。于是加布里埃尔便停下等那个孩子过来，然后就将他向一个角落里推，接着拿手中的灯笼敲了他的脑袋几下，以便让他调节一下嗓音。那个孩子唱着另一种调子慌忙逃走，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十分高兴地放声笑了一会儿，然后进入墓地，顺便把门锁上。

“他把外衣脱下，然后搁下灯笼，进入那还没有挖完的坟墓，兴致勃勃地干了一个小时。不过土被冻得很硬，不管挖或铲都很费力；尽管月亮升了起来，不过却是一弯新月，因此只有很少的光照射着教堂黑影下的坟墓。如果在其他时候，这种阻碍一定会令加布里埃尔·格拉布感到不快，今天他由于打断了那个孩子唱歌，感到很开心，并不介意工作进展缓慢；他做完夜工，满怀阴郁而恐怖的欣喜望望下边的墓穴，一边整理东西，一边轻声哼唱。

“‘哈！哈！’加布里埃尔·格拉布放声笑起来，坐在一块光滑的墓碑上，这墓碑是他经常休息的地方；他把柳条酒瓶掏出来。‘圣诞节来一口棺材！一只圣诞节的礼盒！哈！哈！哈！’

“‘哈！哈！哈！’就在他身后，有个声音重复了一遍他的笑声。

“加布里埃尔有些惊讶，刚好将柳条瓶搁在嘴上便立即放了下来，转过头去看个究竟。他身旁最古老的坟墓底下，绝不像这黯淡月色下的坟场一样安静和沉寂。雪白的冰霜由墓碑上发着亮光，在这古老教堂的石头雕刻物中间如一排排宝石一般闪闪发光。地上的雪又硬又脆；它就像一张白色而整齐的铺盖遮掩着一个挨一个的坟墓，一片雪白，好像都是单独裹在白布里放在那儿的尸体。没有任何声音打破这庄严景象的安宁，好像连声音都已冰冻，不管什么看上去都异常寒冷、异常宁静。

“‘可能是回声吧。’加布里埃尔·格拉布说，重新将瓶子举到嘴边。

“‘不。’有个低沉的声音这样回答道。

“加布里埃尔惊讶地跳起身来，吓得呆在了那儿；这时他的目光停留到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身体上。

“就在他近旁，在一块平整的墓碑上，有个奇特的、妖怪般的人物坐在那儿，加布里埃尔立即意识到那并非世间的生物。他那形状奇特而细长的腿，原本能踩着地，却在空中跷着，而且很奇怪地盘着腿；肌肉丰满的胳膊露在外面；一双手放在膝上。他矮小而肥胖的身上穿着一件紧裹的遮体之物，上边开着一些小岔；身后披着一件短斗篷；衣领弄成尖形，非常古怪，可以说是取代了十六世纪式的绉领或是领巾；鞋子前边往上长长地翘起一块。至于头上，则戴着一顶宽边宝塔糖式帽子，上边只插着一支羽毛。帽子上面满是白霜，看来，那妖怪似乎非常惬意地在那墓碑上已经坐了二三百年了。他正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舌头耷拉在外面，似乎是在嘲笑，一边正冲着加布里埃尔·格拉布露出只有妖怪才有的怪笑。

“‘不是回声。’妖怪说道。

“加布里埃尔吓得瘫倒在地，瞠目结舌。

“‘圣诞前夜你在这地方做什么？’妖怪一本正经地问。

“‘我在这地方挖坟墓，先生。’加布里埃尔·格拉布轻声回答。

“‘是什么人在像今天这种夜里还在坟山墓地中呆着啊？’妖怪问。

“‘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几乎充斥了坟场的一种疯狂而粗暴的仿佛合唱似的声音这么叫道。加布里埃尔恐惧地扭头望了望——什么都没有。

“‘你手里拿的瓶子中有什么？’妖怪问道。

“‘杜松子酒，先生，’杂役答道，更加颤抖了；由于这酒是在走私者手中买的，他担心眼前的这个盘问者或许是妖怪中税务局里的人。

“‘在这种夜晚，在坟场上胆敢一个人喝杜松子酒的人是谁啊？’妖怪问。

“‘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加布里埃尔·格拉布！’那狂怒声再次喊道。

“妖怪向被吓得够呛的杂役恶狠狠地瞥了一眼，接着就抬高嗓门说：

“‘那么，谁是我们正当并且合法的俘虏呢？’

“无形的身影合唱队再次做出回答，那音调仿佛很多合唱者伴着教堂风琴的节奏在唱歌——好像这歌声在一阵大风中塞到杂役的耳朵里，然后随风而去一样。不过那回答仍然和先前一样，‘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加布里埃尔·格

拉布！’

“妖怪比先前更加可怕而古怪地笑了笑，说，‘那么，加布里埃尔，你有什么可说的？’

“杂役不安地喘息着。

“‘你感觉如何，加布里埃尔？’妖怪问，将脚在墓碑两侧向上一踢，很满意地看着那双向上翘起的鞋头，好像在仔细打量整个邦德街最时兴的一双韦林顿牌鞋。

“‘那——那——真是太怪了，先生，’杂役答道，已被吓得六神无主，‘太怪了，非常好，不过我觉得我应当干完我的工作，先生，很抱歉。’

“‘工作！’妖怪说，‘干什么？’

“‘坟墓，先生，挖个坟墓。’杂役断断续续地回答。

“‘哦，挖坟墓？’妖怪问，‘人家都在快乐时，是什么人在以挖坟墓而自得其乐啊？’

“那许多无可猜测的声音再次答道：‘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加布里埃尔·格拉布！’

“‘我的朋友们大概需要你，加布里埃尔，’妖怪说着将舌头向外耷拉得越来越长，直伸向他的面颊——那是条非常可怕的舌头——‘我的朋友们大概需要你，加布里埃尔。’妖怪说。

“‘很抱歉，先生，’吓得不知所措的杂役说，‘我认为他们不会需要我，先生，他们不认识我啊，先生；我相信那些先生从未见过我，先生。’

“‘哦，不是的，他们见过你，’妖怪答道，‘我们认识并对你这个人很熟悉，他总是流露着气愤的神色和凶恶的目光，他今晚在街上走来时冲着小孩子们射出不怀好意的目光，而且更加用力地握住铲子，我们认识那个人，他在心里感到嫉妒，揍了一个孩子，因为孩子可以非常高兴，但他却不能。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

“讲到这儿，妖怪发出一阵洪亮的尖声怪笑，导致了二十倍的回声；然后他将双腿朝空中一伸，用头——也可以说是用他那宝塔糖式帽子的帽尖——倒立在墓碑狭窄的边上，并且敏捷而出人意料地从那儿一个跟头翻过去，恰好在杂役脚边落下；然后用缝衣匠在柜台上坐着的姿势往那儿一坐。

“‘我——我——只怕我必须得走了，先生。’杂役说，挣扎着想要离开。

“‘想走!’妖怪说,‘加布里埃尔·格拉布想走了。嗨!嗨!嗨!’

“妖怪笑了一声,杂役忽然看到教堂的那些窗户中发出亮光,好像屋子里点满了灯;亮光不见以后,风琴突然响起一阵轻松而快乐的曲调,许多妖怪,和第一个妖怪长得很像的妖怪们,纷纷进入坟场,开始将墓碑当成对象玩跳背游戏,片刻都不停息,一个又一个地‘打破’最高纪录,技巧娴熟得简直可怕。第一个妖怪玩得最棒,其他的谁也比不上他;尽管杂役处于极端的恐惧中,却仍然能够看出,他的朋友们只是满足于跳过普通高度的墓碑,但他却将拱顶和铁栏之类,看得像路牌一样容易。

“后来,游戏达到令人兴奋的极点;风琴奏得愈来愈快,妖怪们跳得也愈来愈快,将身子缩作一团在地上翻跟头,如同足球般跳过墓碑。动作之快令杂役的思想也跟着翻滚,妖怪们在他面前跳跃时,他的腿也跟着颤动;这时候,妖王忽然跳到他跟前,猛地抓住他的领子,拽着他钻到了地下。

“下降之迅速顿时令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停止了呼吸,当他能够重新呼吸时,看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大地窖中,周围全是成群成群的丑陋而可怕的妖怪;屋子正中间的一个最高的位子上,他坟场中的朋友坐在上面;他本人就在他旁边站着,无法动弹。

“‘今天晚上真冷,’妖王说,‘太冷了。来杯热的东西喝吧!’

“一听此命,立即有五、六个喜欢奉承的妖怪——他们总是面带微笑,所以加布里埃尔·格拉布猜测他们是宫廷仆人——赶紧走开,马上又带来一高脚杯流质的火,送到妖王面前。

“‘哦!’妖王喊道,他将火焰吞下去时,嘴与喉咙全是透明的,‘这实在让人暖和!也给格拉布先生来一杯。’

“倒霉的杂役赶紧说他一向不习惯在半夜喝什么热东西,可是不管用;有个妖怪抓住他,另一个妖怪将那如火一般滚热的液体灌进他的喉咙;他将那滚热的酒咽下之后,又咳又呛,擦掉从眼中不断流出的痛苦的泪水,以至于围在那儿的所有的妖怪都尖利地笑起来。

“‘那,’妖王说,于是用他那宝塔糖式帽子的帽尖戳杂役的眼睛,所以令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那么,叫这凄惨和阴郁的家伙,看看我们大仓库中的图画!’

“妖怪话音刚落,在地窖一头的浓云渐渐散开,清晰地看到远处有个很小

的、摆设简陋的、不过却整齐干净的房间。一些小孩儿围着一堆旺火，拽着母亲的袍子，围在母亲椅子的四周又蹦又跳。至于母亲，每隔一会儿就起身拉起窗帘，似乎是在搜寻正在等候的什么对象；一顿很简陋的饭菜已在桌上摆好了，另外有一把圈椅放在火边。响起一阵叩门声，母亲前去开门，孩子们围在她身边，快乐地拍打着手，父亲走了进来。他身上湿乎乎的，显得很劳累，把衣服上的雪扫去，孩子们在他四周，快乐地忙着将他的斗篷、帽子、手杖与手套接过去，拿着这些东西跑出房间。然后，他坐在炉火前吃饭，孩子们爬到他腿上，母亲在他身边，一切看来都是幸福和愉快的。

“然而情景有所改变，似乎是在无意之间。背景变成了一间很小的卧室，那儿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躺着死了；玫瑰色由他的脸上不见了，光辉由他眼中不见了；尽管连杂役都满怀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兴致望着他，但他却死了。他的兄弟姊妹们围着小床，拉着他的小手，那手冰冷而又沉重，他们接触以后把手缩了回去，恐惧地望着他的小脸。因为，尽管那漂亮的孩子看起来是那样平静而安宁，似乎是在悄无声息地休息，不过他们可以看出他早已死了，他们知道他是个安琪儿，从光明幸福的天堂向下望着他们，祝福他们。

“浮云再次飘过那画面，题目也变了。父母如今都老了，不中用了，他们的孩子已少了起码一半；不过他们任何一张脸上都流露出满意与快乐的神情，眼中闪闪发光，围在炉火旁边，讲着、听着过去的故事。父亲缓慢而静静地进入坟墓，没过多久，他所有忧愁困难的共同承担者也跟着他到了休息之处。一些还活着的人在他们的墓边跪下，用泪水浇灌那些遮掩着坟墓的青草；接着起身离开，痛苦而悲伤，不过听不到嚎哭或者悲哀的叹气声，因为他们清楚将来的一天他们定会再次相见；然后他们又与忙碌的世界融合在一块儿，他们满足与快乐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云遮住了那幅画面，杂役什么也看不到了。

“‘你看完那幅画面是怎么想的？’妖怪转过身，对加布里埃尔·格拉布说。

“妖怪用恶狠狠的目光注视他时，加布里埃尔才轻声说那很漂亮，而且有些羞怯。

“‘你这不幸的人！’妖怪说，声音中含有极端的蔑视，‘你！’他好像要继续说点儿什么，不过愤然使他说不下去了，于是就抬起一只十分柔韧的腿，在头上的空中动了动，瞄准以后，用力地踹了加布里埃尔·格拉布一脚；然后，那

些伺候妖王的妖怪也都立即拥到可怜的杂役身旁无情地踢他，就像世界上的朝臣们那种已定的、永恒的习惯一样，踢皇上踢的人，捧皇上捧的人。

“‘再让他看几幅!’ 妖王说。

“他讲完这话以后，云再次散开，面前出现一幅富庶而美好的景象——此时，在离古修道院市镇不足半里的地方，就有这么一种景象。太阳由明朗而清净的空中发出光辉，水在阳光底下闪烁发光，由于阳光的照射，树似乎比平时更绿，花儿比平时更艳丽了。河水发出愉快的声音淙淙流淌，树随着微风发出沙沙的响声，微风在叶丛里轻声低语，鸟儿在树枝上歌唱，百灵在高空飞翔唱着欢迎清晨的歌儿。是树啊，那是清晨——灿烂的、充满香气的夏日清晨；最小的叶子，最小的一块草地，都是生机勃勃的。蚂蚁忙于去干它平常的工作，蝴蝶由暖人的阳光下取暖与拍打翅膀；数不清的昆虫伸展它们薄薄的双翅，快乐地过着它们短暂而幸福的生活。男子们傲然出现，为这幅景象感到满意；不管什么都是灿烂而闪闪发光的。

“‘你这不幸的人!’ 妖王说道，音调比过去更蔑视。然后妖王又将腿动了动；而腿又放在杂役肩上；那些侍从的妖怪再次学着妖王的样儿，做着一样的动作。”

“那云飘来飘去变幻莫测，它给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很多教训，可是他，尽管肩膀让妖怪的脚踢来踢去，疼得如同刀绞，却始终兴致勃勃地看着。他看见，勤恳工作、用劳动的回报换得很少面包的人，是兴奋而愉快的；而对极其愚蠢的人，大自然幸福的脸是快活的永不静止的源泉。他看见，那些在用心的抚养以及亲切的教育下长大的人，遇到困难而不灰心，遭受痛苦而能够无所谓，由于在他们心中便有愉快、满足而宁静的事情，尽管他们所遇到的完全可以将很多比不上他们的人压得粉身碎骨。他看见，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中最温柔和弱小的女人，却总可以摆脱忧愁痛苦；而他看见那是由于她们心里有一股永远都不会干涸的泉水——一股勤与献身的泉水。除此以外，他看见，像他这种人，斥责和咒骂人家的快乐，却是这美丽世上肮脏的枯草；然后他将世间所有的善和所有的恶进行对比，他得出个结论，这世界说到底仍然是一个值得欣喜和尊敬的世界。他刚得出这一结论，那掩盖着最后一幅画面的云，好像就遮住了他的知觉，使他酣然入睡。那些妖怪纷纷地由他面前不见了；到全都不见了时，他也

睡着了。

“加布里埃尔·格拉布重新醒来时，天亮了，他看到自己笔直地躺在坟场中一块平整的墓碑上，柳条瓶子空荡荡地扔在他身边，他的外衣、铲子与灯扔在地上，夜间的霜雪把它们染成了白色。他又看到妖怪坐在上面的那块墓碑，笔挺地立在他跟前，而他昨天晚上挖的坟墓就在他身旁很近的地方。起初他不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是真的，不过他要起身时却感觉到肩部痛得厉害，这说明妖怪真踢过他。他记起那些妖怪曾经以墓碑为对象玩跳背游戏，但雪上却看不到任何痕迹，因此他又不相信了；不过很快他便恍然大悟，因为他想到了，他们既是妖怪，当然就不会留下脚印。于是加布里埃尔·格拉布拼命挣扎着站起来，因为他的背非常痛；他扫了扫外衣上的霜，穿上外衣，转身朝镇上走去。

“不过，他变了，但他又不想返回过去的环境中，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悔改可能遭到人的讥笑，他的自新别人会产生怀疑。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就这样到处流浪去找面包了。

“那天，人们在坟场中看到了灯笼、铲子与柳条瓶。刚开始，有关杂役的命运有各种不同的猜测，然而不久便认定他被妖怪带去了；也有一些不会被人怀疑的见证人，曾清楚地看到他骑在一匹棕色马上从空中掠过，那马有一只眼睛是瞎的，长的是狮子的后腿，还有熊的尾巴。后来，这各种说法人们都从心里接受了；那刚来的杂役还时常将一件证物让好奇的人看，得点儿小小的报酬，那证物是教堂顶上风信鸡的一部分，很大的一片，听说是后来一两年上面提到的马从空中掠过时无意间踢下来，他在坟场中捡到的。

“可是，这所有的故事都被十年以后加布里埃尔·格拉布意外的出现微微打乱了。他再次出现时是个身穿破衣烂衫、心满意足、得了风湿病的老人。他将自己的故事对牧师和市长讲了一遍；然后这件事逐渐地被视为一个历史，于是一直流传至今。风信鸡的故事的信徒们以前也错误地相信过一次别人的话，就难以被人说服得再变过来，因此他们便尽可能地装出非常机灵的模样，耸耸双肩，摸一下前额，咕哝着说是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喝杜松子酒喝多了，在那平整的墓碑上睡了过去；他们有意用一些说他见过世面、比以前机灵了的说法，来对他想像自己在妖怪的地窖中所亲眼目睹的一切事件进行解释。不过这种看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没成为非常流行的看法，渐渐地就消失了；先不管事情究竟怎样，既然加布里埃尔·格拉布患了风湿病，直到死去，那么这个故事，假如没

有更有有效的教训，起码有一个教训——那便是，如果一个人脾气乖戾地单独在圣诞节夜间喝酒的话，他绝对不能期望得到任何好处，即使喝的是最浓郁的上等酒，即使是比标准浓度的度数高很多、像加布里埃尔·格拉布在妖怪的地窖中所看到过的那种东西。”

第三十章

“哎，萨姆，”圣诞节早上，皮克威克先生从那个深受宠爱的仆人手中接过他的热水进入卧室时说，“还结不结冰？”

“洗脸盆中的水又结了一层冰，先生。”萨姆答道。

“真冷啊，萨姆。”皮克威克先生说。

“对于穿得很暖和的人来说这是好时候，正如北极熊在溜冰时对它自己来说一样。”韦勒先生回答说。

“十五分钟以后我就下楼，萨姆。”皮克威克先生说，一面把睡帽解开。

“非常好，先生，”萨姆答道，“下边有两个锯骨头的。”

“两个什么！”皮克威克先生喊道，然后坐起来。

“两个锯骨头的。”萨姆说。

“什么锯骨头的？”皮克威克先生问，不知道那到底是某个活的动物还是某种食物。

“什么！你不知道锯骨头的是什么呢，先生？”韦勒先生问，“我还当所有的人都知道锯骨头的就是外科医生呢。”

“啊，是外科医生吗？”皮克威克先生说，微微笑了笑。

“是的，先生，”萨姆回答，“但是现在这俩在下边的，却并非挂牌的正经的锯骨头的；他们仍然在学。”“换而言之，我认为他们都是医科学生，是吧？”皮克威克先生问道。

萨姆·韦勒点了点头。

“我非常愉快，”皮克威克先生说道，用力将睡帽向床单上一扔，“他们是惹人喜欢的家伙——十分惹人喜欢的家伙，有着观察与思考而越来越强的判断力，还有阅读与研究而带来的兴趣。我很愉快。”

“他们正在厨房里的炉灶近旁吸雪茄。”萨姆说。

“啊！”皮克威克先生说，一边搓手，“充满了内心的热情以及足够的元气，这正好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们，”萨姆说，不在乎主人的插嘴，只管自己往下说，“其中一个将腿搁在桌子上，喝没有兑水的白兰地，至于另一个，带着夹鼻眼镜，膝盖之间夹着一桶牡蛎，很快地剥开来吃，将壳子照准那个小瞌睡虫投去，他坐在灶角里睡得非常熟。”

“天才们都有自己的爱好，萨姆。”皮克威克先生说，“你去吧。”

然后萨姆就走了。十五分钟以后，皮克威克先生下楼用早餐。

“他总算来了！”老沃德尔说，“皮克威克，这是艾伦小姐的哥哥，本杰明·艾伦先生。我们称他本，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么称呼他。这位绅士是他最好的朋友——”

“鲍勃·索耶先生。”本杰明·艾伦插了这句话，鲍勃·索耶先生就与本杰明·艾伦先生一同笑了起来。

皮克威克先生向鲍勃·索耶先生鞠躬，鲍勃·索耶先生也向皮克威克先生鞠躬。然后，鲍勃与他很好的朋友就一起全神贯注地开始吃面前的食物，皮克威克先生就有了仔细观察他们的机会。

本杰明·艾伦是个鲁莽、强健、矮小的年轻人，乌黑的头发剪得特别短，脸又白又长。他戴着一副眼镜，系着白色的领巾。在他那件直系到下、黑色，单排纽扣的紧身上衣下边，露出椒盐色的两条腿，脚上是一双没擦油的靴子。尽管他外衣的衣袖特别短，却没有看到亚麻布袖口的影子；尽管他的脸有充足的地方准许衬衫衣领来占据，却没有任何像这样的附属品光临。他的形象，从总体来看有些发霉，而且散发着加了足够香料的古巴糖气味。

至于鲍勃·索耶先生，身穿一件质地粗糙的蓝外衣，那既非大衣也非紧身外套，而两种性质却都有一些，他有一种不修边幅的潇洒，还有一种傲气十足的脚步，那是一些年轻绅士所特有的，他们白天在街上吸烟，晚上则在街上喊叫，叫茶房时直称他们的教名，还有其他许多同样有趣的举动。他下身穿了一条格子花呢裤子，一件大而粗的两排纽扣背心；外出时，拿着一根包头的粗手杖。

他从来没有戴过手套，总体而言，有点儿像轻浮的鲁滨逊·克鲁索。

这正是圣诞节早上皮克威克先生在早餐桌旁坐下以后，为他介绍的两个人。

“美好的早上啊，绅士们。”皮克威克先生说。

鲍勃·索耶先生轻轻地点头以示赞同，然后向本杰明·艾伦先生要芥末。

“你们今天早晨是从非常远的地方来的吗，绅士们？”皮克威克先生说。

“是从玛格尔顿的蓝狮饭店来的。”艾伦先生简单地答道。

“你们如果昨晚到这里该多好啊！”皮克威克先生说。

“是的，”鲍勃·索耶先生回答，“不过白兰地真的不错，不能立即就抛开啊，对吗，本？”

“当然了，”本杰明·艾伦先生说，“雪茄也不错啊，猪排也很好；是吧，鲍勃？”

“是的。”鲍勃回答。两位非常好的朋友再次用起早餐来，比刚才更激烈，仿佛回忆起昨晚吃饭时的情景令饭菜更有了味道。

“努力啊，鲍勃。”艾伦先生这样鼓舞自己的朋友说。

“是的。”鲍勃·索耶答道。说实在的，他的确努力了。

“没有什么比解剖更让人增加胃口的了。”鲍勃·索耶先生说，向桌边的人挨个看了看。

皮克威克先生轻轻地打了个寒战。

“对了，鲍勃，”艾伦先生说，“你现在将那只腿解剖好了没有？”

“快了，”索耶答道，一边说一边吃着半只鸡，“对小孩子而言，那可以说是肌肉非常发达了。”“真的吗？”艾伦先生心不在焉地问。

“非常发达。”索耶说，嘴里填得很满。

“我已登记了弄一只胳膊，”艾伦先生说，“我们一起来解剖一具尸体，大家都快分派完了，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担当下脑袋的人。我想你就担当了吧。”

“不，”鲍勃·索耶答道，“我可担负不起那么昂贵的费用。”

“这是什么话！”艾伦说。

“担负不起，真的，”鲍勃·索耶说，“脑袋的一部分我倒不怎么介意，一整颗脑袋绝对不行。”“别说了，别说了，绅士们，”皮克威克先生说道，“我听到女士们的说话声了。”

皮克威克先生话音刚落，女士们真的在斯诺德格拉斯、温克尔和塔普曼在

各位先生热情的陪伴下一起回来了，他们是外出散步去了。

“喂，本！”阿拉贝拉说，那语调说明她看见自己的哥哥以后非但不怎么高兴，倒是非常吃惊。

“我來是接你明天回去的。”本杰明回答。

温克尔先生的面色忽然变得苍白了。

“难道你没看到鲍勃·索耶吗，阿拉贝拉？”本杰明带点儿不满的口气问。阿拉贝拉很自然地伸出手去，向鲍勃·索耶打招呼。鲍勃·索耶抓住那只伸向自己的手，能感觉到用力地握了握，这时温克尔先生心中产生了一股带有敌意的震动。

“本，亲爱的！”阿拉贝拉涨红了脸说，“你——你——给你与温克尔先生介绍了吗？”

“还没介绍，不过我非常希望介绍一下，阿拉贝拉。”她哥哥认真地答道。然后艾伦先生冷冰冰地向温克尔先生鞠了个躬，同时温克尔先生与鲍勃·索耶先生通过眼角彼此射出怀疑的目光。

这两个新客的来临，还有由此而出现的对温克尔先生与那靴口上带毛的年轻女士的牵掣，很有可能变成这次宴会的不良障碍，多亏皮克威克先生那种欣喜以及主人那种欢快为了大家的利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温克尔先生逐渐而机智地使本杰明·艾伦先生对自己产生了兴趣，甚至与鲍勃·索耶先生都友好地交谈起来，至于鲍勃，被白兰地、早餐与交谈弄得快乐起来，渐渐地到了极其有趣的地步，很幽默地讲述一位绅士怎样将头上的瘤割下来的趣事，拿一把解剖牡蛎的刀跟一块重八分之一磅的面包进行对比，令在场的人受益匪浅。然后，大家一同去了教堂；本杰明·艾伦先生在那儿沉沉入睡；鲍勃·索耶先生正在做一种细致的手工，在座位上刻自己的名字，刻得很大，每一个字母都有四吋长，便于思绪抛开世间的一切。

“哎，”他们用完一顿便宜而丰盛的午餐，开怀畅饮过一阵烈性啤酒与樱桃白兰地以后，沃德尔说道，“你们认为怎样——去冰上玩一小时好吗，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好！”本杰明·艾伦先生说。

“太妙了！”鲍勃·索耶先生叫起来。

“你不是会溜冰吗，温克尔？”沃德尔问。